

最後一朵清蓮

深秋仲夏情

等待另一季新生的清蓮

曾經凋零的歲月



文風清麗
嫋雅脫俗
三才壇

華順書報公司
1\$160

希代文叢
299

深擁仲夏情

許瓊方 ● 著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

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深擁仲夏情／許瓊方著. —— 第1版.
—— 臺北市：希代，民82
面； 公分. —— (希代文叢；
299)
ISBN 957-544-437-X(平裝)

857.7

82002828

深擁仲夏情

作 者：許瓊方
發 行 人：朱寶龍
行政總編輯：林淑華
執行主編：周景音
出 版 者：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聯 絡 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 話：7911197・7918621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
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3320931~2 傳真／(02)3049687

中華民國82年5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779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蕭雄淋律師

李永然律師

(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)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4-437-X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Printed in Taiwan

清風送暖

荷葉傳情

繽紛一夏

淺嚐一生

緣自於夏

許瓊方

與夏日一向有緣極了。

生命中的所有轉捩點向在初夏之交，包括這本生平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。再一個多月便要步出這個繁花盛放的校園，也許再也感受不到學生時代真摯無邪的明亮感覺，但之後一切都該不同了吧？正如同剛開始接觸寫作這條路時，便已明白自己將與文字為伍的那種「滴血」的感覺。無怪古人說：字字血淚。

從國小二年級參加作文比賽得獎後，求學的過程中一直與大大小小的作文獎項為伴，其中不乏幾次的全省冠軍、全國優勝，這些鼓勵只有使我不停地在眾目睽睽的推動下往寫作的這條路走



006

。一路行來，有些辛苦，卻有更多的不經心，因為寫作往往是將最真實的隱藏潛伏統統挖了出來，人成了透明，心變得赤裸，這種感覺一向不好，也難以面對，因此始終不敢正面迎向。

但其實更多的時候，我想左手卡繆，右手卡夫卡的。寫慣了新詩與散文，小說中的對白往往是我所無法面對的，因為人的愛恨情仇，交織分明，往往在言語、在肢體中完全地表達出來，只要我想稍一隱躲，自己的感覺不免又透露出來，到頭來便不知不覺想寫自己了。

就在即將步出大學校園的前幾個月，我進入了藍白唱片公司當文案及平面，工作繁忙得令我張大眼睛，卻又多彩多姿地使我無法睜開雙眼。文字、音樂和電影是我三個最愛，我很幸運地同時擁有這些最愛，也多虧遇到了生命中幾個至情至性之交，才能領略這些藝術的美好。

我們的共同點不多，但只這一點，已足以涵蓋日後整個生命歲月了。小說中，有不少影射，但模模糊糊，誰也弄不清誰是誰，虛虛實實，真真假假，我一直篤信「紅樓夢」中一句話的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只好說：這個故事裏的主角們，如今可好？
也順便問候一下我自己。

慣例，還是要感謝幫助這本書出版的所有有緣人。父親是信佛的，無形中，受到他濡染不少

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一生的糾纏也要七世的輪迴才能換得，所以我極是相信「緣分」，當佛拈花微笑的那一剎那，即與你我有緣了。

這本書出版時恰是盛夏，有緣時不妨駐足停留一下，塘中的蓮荷亭亭，也許那最後一朵便是您心情之所依，心願之所駐。

好了，真的該停筆了，記得當所有的人知道我要出書時，父母那種泰山崩於前的表情著實使我明白：這應該只是小事吧！人不都是每天刷牙吃飯的嗎？反倒顯得我太按捺不住了些，但偶爾激動一番卻是無妨的，不是嗎？

兩個出嫁的姊姊，一在新竹，一在台北，卻同是一種反應：怎麼寫出來的？
哎，自是一支筆，一疊紙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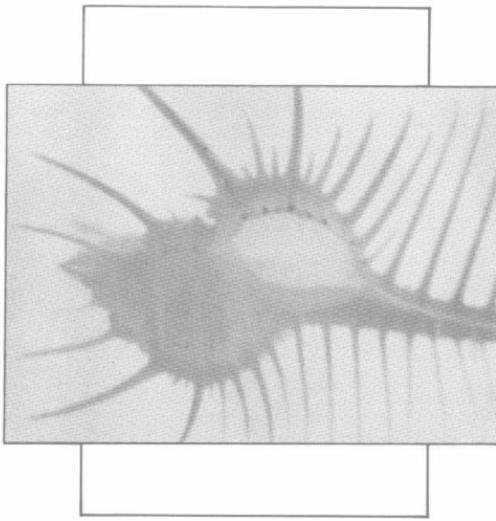
遠在高雄服役預官的大哥，仍是一副受不了的酷，標準的海陸排長，沒有表情。

兩個妹妹，一個弟弟正為聯考的窄門努力，大妹想插大學法律系，小妹板中（還是我的學妹呢！），小弟松山高中，功課一把罩，希望今年十月，他們都是標準的新鮮人。

在明亮中，一切顯得極有希望的，這便是我對盛夏感覺不同的緣故。

因為一切的開始與離別都從那時候起，懂得悲歡離合與心痛不捨也是從那時候始。





深・擁・仲・夏・情

第一章

再見關定禹時，是一種輕輕的偶然，是一個錯過便成陌路的悚驚。

多年後，周宇若才明白，過去的只是時間，人與人之間永遠只是相互虧欠，然而卻都欠得不够清楚，以致無所索求，而她甚至弄不清楚自己是債主還是負債者？

人，往往醒著的時候懵懵懂懂，睡著時迷迷糊糊。

她仍是那老老的習慣，把問題留到明天，或者留在昨天深深隱藏起來，而今天，就做一隻鴕鳥吧。

這個天候，一切應該風輕雲淡才是，但她的心卻不平靜。



周宇若瞪視著窗外來來往往的人，似乎每個人都在忙碌地走著，獨她例外。她想起中午江浩雲打來的電話，不明白他怎麼找到她的？離開學校近三年，她一個人也沒聯絡過。

「雖然我也很想知道妳的近況，但有個人比我更迫切，四點在冷香嫣然，行嗎？」

她不置可否。

老編說加班，若有所思地望著她，繼而邪邪一笑說：「不要再溜了欸。」

她卻隨著老編的後腳離開，一腳跨出雜誌社。

老編太年輕了，年輕得沒有一絲威嚴。

在冷香嫣然，她頗躊躇了一番。是關定禹先看到她的。

「吃點什麼嗎？」他問時，卻仍是一副篤定的模樣，料定她不會用餐。

「吃飯？」她低頭看錶，四點半。「午飯還是晚飯？」

「我猜得沒錯，妳還是和以前一樣，老是忘了吃飯。」

「雜誌社是真的忙，有時候一起起稿來，我會忘了人一天要吃三餐的。」

他喊來服務生，幫她點了一份三明治，又替自己叫了一杯檸檬汁。

燃起一根煙，他深深地，試探地問：「這麼瘦，沒有人心疼？」說這話時，他的臉在煙霧之後，恰好隱藏住心情的時浮時現。她則避開他詢問的眼神，故意漫不經心地忽略過。

「嗯，煙還沒戒掉哦！」順手把玩他的煙，YSL的，依舊沒變，一如他喝的檸檬汁。
他更故意。「你還在意？」

她一時快快，何苦呢？關定禹，一再逼問的話，他們怕連此刻的道貌岸然都做不來了。但她仍是微笑地迴避：

「關定禹，我們真的太久沒碰面了，你大概已經忘了我氣喘最怕二手煙。」
她扯了謊，在美國時她同樣也學會了抽煙。

關定禹無奈地一笑，卻更落寞。順手捻熄了手中的煙。

「瞧，我在做什麼，自己都不知道呢。」

她不知如何接話了，這話來得突兀，像要說給她聽，說給三年前的她聽。



空氣一下子彷彿凝滯，像一部電影活生生地被卡掉，所有的人物都不知如何繼續的好。

許久，他才緩緩吐出：「我很抱歉。」

抱歉？她一時不解，爲方才的話？還是以往的事？

何必呢？她不需要的，既然不需要，道歉便是多餘。

她不禁蹙起眉頭，「我很樂意接受……雖然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道歉。」

「妳仍是這樣善感，這樣寬容。」想到以往，他眼底燃起幾許光彩，又興興地說：「記不記得蘇丹？」

她點頭。是她最好的朋友啊，怎麼不記得？記得在大一迎新時，她與蘇丹即一見如故。她們都有一雙靈活深幽的大眼睛，黑黝而令人捉摸不定。

不同的是她深邃而神秘。蘇丹則慧黠而明淨。



「我是周宇若，宇宙的宇，恍若的若。」她說。
蘇丹揚眉興興地望著她，說：「我叫蘇丹。」

「嗯……蘇丹？」她驚異地，卻又頗信賴。

「對，蘇東坡的蘇，丹紅的丹。」

她微地一笑，「妳知道嗎？妳的名字使我想到土耳其的皇帝。」

「妳才讓我想起倚天屠龍記裏的周芷若……哦，對，妳喜歡看武俠小說嗎？」

她連點頭，蘇丹便興奮地拉著她，彷彿找到知音。



這是蘇丹。短短的頭髮、圓圓的臉龐，以及帶笑的唇角，她和衛欣臨、關定禹、江浩雲、林瑨文、鍾玲和李家平曾是周宇若生活的全部。
林瑨文的痴心叫不經心的她都感動了，更何況是時時念著情分的蘇丹？她知道衛欣臨不是不要，而是不願，不願去傷害毫無心機，大而化之的孫艾莉。至於蘇丹就更不可能會讓別人的痛苦來成就自己的歡愉。
她們是同類的人。



「林瑨文太大而化之了，不適合蘇丹。衛欣臨是個活生生的大男孩，卻又太聰明了，所以才會錯過刁鑽慧黠的蘇丹，但他們又有什麼錯呢？要愛不能愛，想愛不敢愛，人的道德包袱太多了，多到我們無法一一去檢視、捨棄，於是只好一併全攬過來。」

「別忘了衛欣臨也曾愛過孫艾莉……」他似乎想辯解什麼，卻又陡地放棄。「哎，說這些有什麼用呢？總之，他們兩個現在是在一起了。」

「誰？衛欣臨和孫艾莉？」

「不。」他笑一笑，「拋開道德枷鎖的人，衛欣臨和蘇丹。」

「天哪。」她用手拄著頭，幾乎不敢相信。「沒想到他們真的在一起了。」

「他們現在在加拿大唸書，說好回來時帶些楓葉給我們，當然，包括妳。」

她虛弱地一笑，不敢問他孫艾莉呢？就像不敢問他沈泊玲一樣。

「那也好。相愛的人應該在一起的。」

「哦，是嗎？」他若有所問地注視著她。

她突然覺得生氣，他今天到底想逼問出什麼？便冷冷說：「自然，不包括同時愛上兩個人的人。」